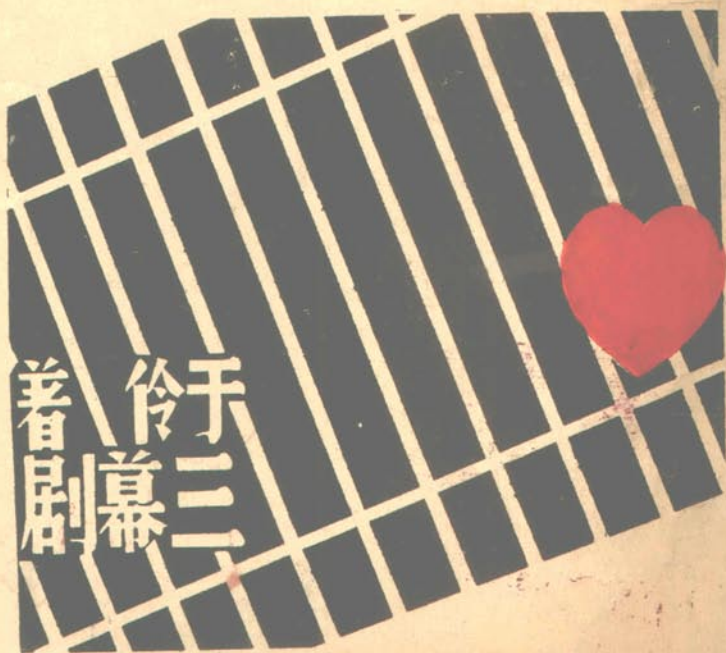


# 心獄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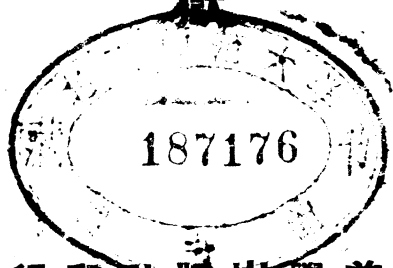
于伶  
三幕  
剧著

于  
伶  
著

# 心

三  
幕  
劇

獄



美 學 出 版 社 印 行



北师大图 B2339709

本劇作者保留演出、改編、廣播、攝製電影及其他一切著作權益。不論職業、業餘、個人或團體，如欲取得上列任何權益者，須事先徵得作者或其代理人之同意。否則當照中華民國著作權第二十三條辦理。

其演出權益，按照劇作者聯誼會所訂劇作上演稅暫行辦法辦理之。

本劇作者及各地代理人通訊處如下：

重慶：美學出版社

昆明：第十四號信箱孟浪先生

上海：南京路慈淑大樓六三零號路式導律師

## 第一幕

人：

秦其年

許良

何象謙

呂琴

毛毛

施子久

張升

景：

內地戰時新砌的那種臨時房子的客堂間。左右各一門。右門內是秦其年的住宅。左門掛一舊門幔，裏面是何象謙和呂琴的住處。

室內傢具簡陋，舊木桌子、竹椅、竹凳、藤籐椅之類，折折湊湊。後壁另一門通向外面去。

幕：

何象謙引許良進來。

象謙是老實透了的中年人。謙虛而不世故，貧困而不寒酸，消極而不悲觀，感嘆而不牢騷，坎坷而不怨天尤人，有相當修養的知識份子；奉公守法安份盡職的公務員。是大時代中的小人物，也是非常人所可及的偉人與達者。

許良比何象謙年輕幾歲。某政工隊工作人員。

何 請坐，請坐。

許 呵，呵，

何 坐坐，我們談談。呃，巧遇，今天真是巧極了！老朋友，所謂「他鄉遇故知，人生一樂也」！

許 （坐下）是的，真沒想到我們今天會在這地方遇見。

何 （也坐下）是呀！小許，我們是抗戰前一年就分開的。唔，幾年了？（回想）象謙，你還是這樣子，沒有多大改變。

何 不行了，武漢退出來的路上，翻過一次車。前年去年，一到冬天，早晚就咳嗽。陰天落雨，就腰酸骨頭痛。呃，未老先衰，像是背着歷本過日子的人了！唔，這幾年來……小許，你倒好像越過越年輕了，精神好得很！

許 那里會反而年輕呢！不過常常在戰地上工作，精神比較痛快些！

〔何太太呂琴掀幔出來。〕

何 （突然立起）呵，介紹，介紹。（走近呂琴）琴，還記得嗎？這位老朋友！

許 （立起）何太太，還認識我麼？

呂 呵（辨認，好像一時記憶不起了）

何 哈哈，太太，你的記性倒底沒有我好！抗戰之前的同事，許良，小許先生呀！

呂 呵，對了，小許先生。請坐。幾時到的？

何 許先生現在是在政工隊。昨天才來的，我們剛剛在路上迎面遇見。你說巧不巧？所以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我就一把拉他到咱們這兒來坐坐。

呂 呵，許先生還沒吃晚飯吧？我去預備……吃過了。謝謝何太太。

許 象謙，你呢？

何 我也吃過了，太太。而且吃得非常特別！

呂 又是局長科長過生日，還是那一位太太做壽？

何 太太，這次你就猜錯了！是人家結婚，請我們局長當證婚人。局長生病：叫科長代表，科長請假。於是乎就叫我去了一趟。

呂 奇怪了！局長會請你當代表，這倒是第一次聽見！

何 嗨，你真是好差呢？做這傀儡證婚人，站了足足有兩點鐘，腿也立酸了。臨了呢，祇吃個一盤糕餅一碗麵。

呂 我說呢？好老媽怎麼會輪到你！

何 （苦笑）行了，太太，老朋友面前，也不必太取笑我了。去，找毛毛來，見見許叔叔。

呂 呵！這孩子……（急忙出）

許 有幾個孩子了？

何 （慨然）一個，小犬一頭。

許 一個？記得那時候，你已經有……

何 （長嘆）那時候是三個。（沉重的感傷）……老朋友，這幾年來，所謂兒女債，我是真一命腸碎斷！這四個字來償還的！

許 怎麼？三個孩子都壞了！

何 從家鄉逃出來時候，內人招扶着大的，我抱着老二，老三睡在網籃里挑着跑。過宣城，到蕪湖，才趕上難民船。可糟，大孩子被擠下了長江；老三連網籃跟船，被炸得沉於盡！老許，做父母的，在那種情形之下，真是……

許 現在不是老二嗎？

何 老四。老四在武漢到長沙的公路上翻車受了傷，長沙大火後，死在一個小旅館裏

。接連三個孩子都這樣完了！

許（無以爲慰的惆悵）唉！

何（悽然的哭）你知道我是素來達觀的！

許也只好看得開些了，象謙！

何內人，她爲了這三個孩子的死，至少老了十年！再加上流亡生涯，百不順心。種種刺激之下，差點兒沒害神經病，發了瘋！

許生活這樣艱難，一個當太太，做母親的人，真是難上加難！

何尤其是小公務員的太太，那不僅是難，簡直是受難！

聲（小孩子在門外）媽，爸爸回來了？

呂（聲）還有一位客人呢！

〔小孩毛毛跑在呂琴前面進來。〕

何來來，毛毛，見見客人。鞠躬，一，二，三！

〔毛毛鞠躬。〕

呂叫許叔叔。

毛許叔叔！

許好，乖！（拉過來抱着他看）

何這就是老四！



呂（看了丈夫一眼，引起了傷心的回憶）許先生，我們就祇有這一個了！  
許（看看他們夫婦兩個，想說句安慰的話，可是難于措詞）方才聽象謙說起。何太

太……

呂（低下頭，側過身子去）

許（有意改換話題）毛毛，一會兒許叔叔帶你看戲去。好不好？

何好的。（對正在難受的太太）琴，老許請我們去看戲呢。他們政工隊演戲，你不去看？

是話劇嗎？

何對了，話劇。而且今晚上演的劇本，還是老許編的呢！

許請老朋友指教！

你去麼？象謙。

何那自然。不過，時候還早。老許，談談，我們還是談談。（微笑）我說太太，客人來了，不吃你的飯；茶，茶總得預備吧！

呵，對不起，許先生。

那里。

何（身上摸出一個小紙包來）香片。（摸了摸）呵，不對，這包是老風藥！（另摸出一包）這才是上品三薰香片！

〔呂琴接茶葉下。〕

爸爸，看戲，我也要去。看戲！

何 那自然，你許叔叔編的戲，我們當然是「闔第光臨了」。哈哈，老許，這算是捧場吧！毛毛，去，去玩，讓爸爸跟許叔叔講話談心。乖乖，去！

毛 爸爸，我要……（伸手）——

何 呵，老規矩！（順手摸一個黑色牛角圖章盒子給他）去吧！

毛 （接圖章盒子搖了搖）打打，爸爸，紙，打打……

何 好好，打打。（給他半張紙）去打吧。

〔毛毛接紙搖圖章下。〕

許 什末玩意兒？

何 （不經意地）圖章，我的私章。

許 圖章怎麼可以當玩具？

何 嗨，我的私章，本來就只能騙騙小孩子了！（苦笑）是這樣的：每天我從局裏辦公回來，孩子一看見我就伸手，要點東西玩玩。我呢，常常想買點玩具給他。可是，袋里老沒錢，買不成。領了薪水呢，問問價錢，又老是不買不起，於是乎，孩子伸手要，我伸手摸一顆圖章，摸成了習慣了。

許 你還給他紙去打印？

何 開始，他只是搖搖聽聽。後來，他也知道打開盒子來玩了。最近，嘿，他居然懂得代他老子用印了。每次要一張紙，亂打一陣，打得個顛橫倒豎。嘿，別小看牠，也會印出種種圖案來呢。

私章這樣亂打，你不怕出毛病？闖亂子？

何 許 嘿，老兄，像我這樣一個起碼的小公務員，算得了什麼？我的名字，何象謙這三個字，既不值錢，一顆牛角鬮章，除了騙騙小孩子，另外還有什麼了不起的用途！

何 許 象謙，你看得這樣開！

何 嚇，這年頭，本家末，像我這樣一個起碼的小公務員！

何 許 （拿香煙）抽煙嗎？

何 呵，對不起，我自己不抽煙，也忘了招待客人了！

何 許 不抽煙，倒也乾脆！現在這些土烟，真是價錢越貴東西越壞了！

何 許 呃，我倒還是老樣子。一不抽烟，二不賭錢，三不喝酒。唯一的嗜好是喝茶。而且一定要喝香片。老兄，這個毛病也不輕啊！茶葉貴了，想戒，戒不掉，改喝白開水呢。（搖頭）不上口！

何 許 喝口茶倒底也所費無幾。

何 許 是呀，我內人也常常這樣講：象謙，何必呢！生活已經這樣苦了，你就喝點香片

茶，享受享受吧！（苦笑）

老朋友，你快要變成苦修的清教徒了，佩服之至！

其實，其實是……

「呂琴拿個茶壺出來。」

何 好，甚好了。咱們來享受享受吧！

許 好好！

呂 （敬完茶，放下壺）象謙，你把老鼠藥給我，我去弄一弄。

何 （給他藥）不要一次用完了。嘿，老許，這地方的耗子呀，又多又大又狡猾，真氣人！（對呂琴）太太，所以咱們對付耗子要也長期抵抗，慢慢兒來。不過，剩下的藥，千萬得藏好，不能給毛毛找到了，危險！

呂 許先生，你看。象謙，這老毛病！

何 老毛病！

呂 可不，一點兒小事情，左叮右囑，老沒個完。總把別人當做小學生似的！

何 呵，嚙嚙，是不是？嚇嚇，我的太太，你又在老朋友面前說我了！

許 哈哈！

「呂琴不發聲地進去。」

何 呃，老夫老妻，說說笑笑，這就是中年人的家庭生活。

許（微笑）有趣。；這是老兄會生活，懂得生活！

何 要不怎麼發這種倒楣的日子呢？孩子一死三個，生活又這樣困苦，難道還忍心在柴米油鹽上，跟太太拉長了臉嘔氣嗎？

許 我想應該修正方才的話了。象謙，做你的太太，該是一種幸福！

何 哈哈，幸福；但願她幸福！

許 雖說沒有錢，生活困痛一點，可是精神總是愉快的。

何 說到錢，老許說來話長。內人的衣箱底里，民國十五年的暑假，就存下了二百五十張單塊的鈔票。

許 唔，兩百，十元。

何 逃難到漢口的時候，多少朋友開始做生意了。內人把這法幣二百五，拿了出來，也想試試看。可是買什麼好呢？當時有人勸我們買洋釘。他說一定可以發財！

許 洋釘？

何 對了，（用兩指一比）這種，這樣長的鐵釘子。當時是八毛錢一桶。

許（咋舌）可不得了！現在我們隊上演戲釘佈景用的洋釘，貴到四萬多塊錢一桶了！

何 什麼？四萬！（一呆）

許 可不，我們買不起，只能用竹釘子來代替了！

何 (恍恍惚惚) 那我還以為是兩萬多的老價錢

許 當時的二百五十元可以買三百多桶呀！三百個四萬，那……

何 那是……

許 三四一十二。象謙兄，那你現在該是千萬，千二百萬的富翁了！

何 (在玄想什麼) 唔……千萬富翁！

許 能夠有一千多萬塊錢在手邊，那，那末，老何你……你們……呵，老何！

何 可是，二百五十！內人箱子裏，至今還是二百五十元！

許 機會。呵，這不是機會！這是說要不要錢？不想發財？一個人一心要錢，想發財的話，本來是很容易的！

何 所以，老朋友，我是想穿了，也看透了，有時候，當內人苦惱的時候，被柴米油鹽壓得喘不過氣的時候，我就安慰內人說：琴！別牢騷了！不必愁窮怨苦。想想你自己，也是百萬，千萬的富人，不也滿可自豪了嗎！

許 呃，這也是一種想法。

何 這種想法，未免太傻，太阿Q了一點，是不是？

許 不，象謙，這正是你偉大的地方！

何 嘿！

「兩人相對苦笑。」

「秦其年進來，他比何象謙年輕一點，認真一點，非常瘦弱的神經質的青年。人和藹可親的外表，掩不住他嚴肅拘謹的性情。」

〔何象謙高興地立起。〕

何 呵，回來了。

秦 （點頭）回來了！

何 我來介紹一位老朋友（指許）這位……

許 （立起）尊姓？

何 秦，秦其年。局裏的同事，又是芳隣！

許 秦先生。

何 （介紹）許良，政工隊副隊長。

秦 許隊長。（握手）請坐。

何 老秦，坐下，喝杯茶。

秦 謝謝。何祕書，方才我進來，看見你竅毛毛又在玩圖章了！這……

何 老規矩了！這孩子……

秦 這規矩可不大好！要是玩兒丟了呢，那不是……

許 是呀，我也這樣想！

何 嘿，反正沒關係，我既非要人，又沒有銀行存款。老秦，你是知道我這圖章的

用處的。一個月一次，局裏會計處打一下，領一次薪水，如此而已。

許 收收掛號信，郵件之類……

何 （搖頭）也從來沒有。

秦 象謙兄，我本來想到那時候再告訴你的：我已經寫信給內人了，叫她帶些玩具來送給你家毛毛。

何 送玩具給毛毛玩，那好極了！謝謝，先行謝謝！你真想得週到！

許 秦先生寶眷不在這裏？

秦 還在家鄉，淪陷區裏。

何 快了，就要來了。老秦，已經動身了沒有？

秦 前幾個月，就說要動身的。近來可又沒音信了。

何 那也許已經在路上了。

秦 （担心地）要是真的來了，也是問題！

何 怎末樣？這年頭，生離等於死別。劫後餘生，能夠萬里相會，一家團聚，老秦，

「人生一樂也」呀！

秦 可是一家人來了，怎末活呵？，像我這樣一個小機關裏的小科員！

何 那有什麼呢？像我這樣名義上算是祕，實際是一個小書記的人，還不一樣在養家活小！



秦 可總是難上加難！

何 慢慢來，老秦，日子是一天一天地慢慢兒過的。所謂生活生活，「水漲船高」，就是那麼回事。想一想，急死人，誰也活不了。可是事實上，怎麼困難也得活下去的。老許你說是不是？俗語所說的：「船到橋頭自然直」！

許 是的這也是一種看法，一種生活態度。不過，這樣的看法，這種生活態度，未免太消極了。象謙，你怎麼會如此消極的呢？在這大時代裏，你竟變得……

何 哈哈，大時代，老兄，像我這樣的區區小人物，算得了什麼呢！抗戰越抗下去，我就覺得自己越被看得渺小不足道了！

許 你這感慨也許是真實的。不過，唔，不過，我相信，秦先生決不同意你這樣消極的態度。

秦 （一直在思索什麼難於解決的問題，突然抬頭）呀，你們說什麼？

何 自然，老秦有老秦的看法。他不會同意我這種生活態度的。不過，在他也很困難這一點上，我們是非常合得來的！

秦 對了，我們很談得來！

許 好，象謙，我們過天再談。我得先走一步。（立起）你們隨後也就來吧。  
何 好的。

許 沒有。

何 老秦，看話劇嗎？

秦 是政工隊今晚演的？叫什麼「烏夜啼」是不是？

何 對了，這劇本就是他編的。

秦 呵，失敬了，許先生。

許 請秦先生指教！

秦 太客氣了，一個外行人，對許先生祇有欽佩！

何 我是三四年沒看話劇了。可是，今天難得！在這小地方小縣分，難得遇見老朋友；看老朋友寫的戲，更是難得了！

秦 許先生，這「烏夜啼」是悲劇吧？

許 是的，是一個真實的故事。秦先生，你一定同象謙來看，我預備好票子在場子門口候你們。

何 好的。

許 那我先走了。待會兒見！

秦 再見！

何 （送）走好！

〔許良下。〕

何 (回到自己房門口對內) 琴，老鼠藥調好了沒有？該預備走了。

呂 (在內) 好了。你叫毛毛進來，加件衣服出去。

何 (對外) 毛毛，進來，換衣服，看戲去了。毛毛！

毛 (在外應聲) ！！呵。

何 其年，預備走吧。

秦 揩油，好意思麼？

何 不，老許是我極知己的老朋友。他已經預備好票子了，不去，豈不要掃興。他是又熱情，又好客的人。

秦 我們這偏僻的地方，真也難得有話劇看。好好，我進去一下。(開自己的門，進去)

「毛毛從外面回來，到門口蹣了一蹣。

何 瞧，這孩子，快爬起來！

呂 (略為修飾了一番從內出，手裏拿一件小衣服) 蹣痛了沒有？

毛 (弄好了他的圖章盒子) 媽，看戲去！

何 來，章還給爸爸！(接過來順手收入衣袋裏去)

秦 (出來) 毛毛，要我抱你走麼？我有電筒呢，你看，一亮一亮的。  
呂 呵，秦先生，有你的的一封信。

秦 信，家里寄來的？

呂 快信，是局里老張送來的。（取出信給他）

秦 淪陷區？（折看）

何 那一定是家信了！恭喜恭喜，「家書抵萬金」呀，老秦！

〔呂琴給毛巾加上外衣。〕

〔何為謙鎖上了房門。〕

〔秦長年看了信，躊躇。〕

何 走吧，我們。

秦 我不去看戲了。

何 怎麼？

呂 是秦太太要來了嗎？

秦 對了，兩人跟我母親他們已經到了陰陽界了！

呂 那好極了！

秦 可是，旅費用完了。我母親在路上又生了病。她們在旅館里等我寄錢去呢！

何 那對非寄不行呀！出門人在路上，沒有錢怎麼辦？何況又病呢！

秦 （憂愁）而且我內人，又從來沒有走過這樣遠的路。母親這樣大的年紀再一病：

。啊，對不住，何太太，你們去看戲吧。象謙請你代我對許先生說一聲，謝謝他。

，抱歉得很！

何 可以。你既然有事情，那就……

呂 秦先生，真的，你快想法子要緊。我看，最好是你自己去一趟。送錢去，帶便

接她們，招呼病人！

秦 好是好，這樣，可就更要花錢了！

何 唔。那末，我們走。（回頭）其年，真是不安得很，你這樣困難，而我，我們愛

莫能助，不能幫你的忙！

秦 那裏，你這份關心，就夠我感激了！

何 你那位同鄉，那位運輸公司的經理呢？姓什麼？

秦 姓施。叫施子久

何 好不好再找他商量商量，挪借些錢，先寄點去？

秦 施子久這人，我有點怕挨他。

何 你怕挨他，爲什麼？

秦 他外號叫獅子狗，你想這人……

何 呵！

秦 再說，前兩次借了他的錢，還沒有還呢！

何 那末，另外還有沒有法子想呢？

秦 另外……（搖頭）有幾個熟人，也跟我一樣的自願不暇！  
 何 這，這……

毛 （在外）爸爸！

何 呵，來了。（走去）

秦 象謙！

何 （回頭）唔。

秦 電筒，外面黑了。（交給他）

何 好好！（接電筒下）

〔秦其年在室內坐立不安。〕

〔烏鴉叫聲。〕

〔秦其年開了電燈，取出信來重看。〕

秦 （看完信，愁思，計算）：一萬五千……又兩萬……三萬五……

〔烏鴉叫。〕

聲 （在外叫）老秦，老秦。

秦 誰？

聲 我呀，其年！

秦 呵，施經理！

「施子久，長臉，闊嘴，大而朝天的鼻子，所以外號叫獅子狗。是當地一家運輸公司的經理，以及一切可以賺錢生意的隨時有份者。衣服闊綽，動作粗魯，狡猾陰險的人物。挾一隻大而滿的黑皮包，手杖，手電筒，大搖大擺地到門口。」

施 你在家，好極了！

秦 有事情麼？請進來。

施 慢慢，地上是什末東西？（用電筒照着）

秦 （走前去）地上有什麼？

施 像是一顆圖章。（用腳踢踢）

秦 （不經意地）一定是老何的兒子丟了的。（順手拾起往桌上一扔）回頭交給他。

施 （進來，用電筒照何家的房門）他們不在家？

秦 去看話劇去了

施 好，好極了！（放下手杖）我真担心你也去看戲了呢！

秦 裏面坐。

施 就這里吧。（放下皮包，見桌上的信）什麼信？

秦 家信。（收入信封）

秦 有。（把方才象謙之茶倒給他）什麼地方來？

施 一個應酬。（喝乾一杯，自己再倒）媽的，鴻運樓的菜總是大鹹。（又乾了一杯，取出漂亮的煙盒伸給其年）香煙。不是土貨呢！

秦 我戒了有一個多月了！

施 （自己取一支來啣着）戒烟，怎麼？你這樣省錢了！（燃，抽）

秦 （苦笑）實在太貴了！

施 好人，老弟，這年頭，你這樣的老好人，打着燈籠火把也難找得到！省吃省用，成家立業了！哈哈！

秦 說正經話，施經理，你來得正好！

施 怎麼樣，又有事情找我麼？

秦 爲了錢的事情，想跟你商量。

施 （奸笑）要多少？

秦 真不好意思！

施 （假仁假義）那有什麼呢？朋友相商，有來有往。（相當陰損的語氣）所謂有借有還，再借不難呀！

秦 是的，本來，再也不好意思開口了，前兩次已經借了你三萬五！

施 其年，我本想問問你，這三萬五千塊錢的本利，好不好在兩天之內歸還給



我

秦 一兩天之內？

施 對了。因為我有一點用處。不過也不要緊。你既然有困難，那就緩一緩吧。你老弟的困難，也就是我的。：怎麼樣，這三萬五之外，還要用多少？

秦 呢，是這樣的：第一次借你的一萬五是寄給家裏還債，第二次的兩萬是寄給她們做路費。現在，方才的快信上說已經到了陰陽界了。內人跟我母親她們：：。

施 所以再要點錢，做她們到了之後的安家費，生活費是不是？：唔，再要一萬五呢，還是兩萬？

秦 信上說，她們在路上，又借了同路人一點錢，等着還給人家。我娘又生了病，所以：：。

施 嘖，老弟，你這人呀，人好運氣壞！

秦 是倒霉呀！

施 我就不明白，你既然在局裏做事情了，手頭怎麼還會這樣窘呢！

秦 這，這個：：。

施 什麼這個？胆子小？還是沒有機會？其實你們發財的機會還不夠麼！

秦 我不懂你的話！

施 此之謂老好人！

秦（苦惱地）施經理，請你再借我兩萬吧。也照大一分的利息算！

施可以，當然可以！

秦真是太不好意思了！

施（扯開皮包）無所謂，無所謂！

秦就開支票，我明天反正要由銀行匯出去的。

施慢慢，我給你看一樣東西。（給他一張紙）這件公事，是不是你經辦的？

秦（接看）最初是我經手的。後來，這批貨物，連車扣押之後，就歸張科長親手辦了。怎麼樣？今天科長請了假。

施（接過來，揚了揚）其年，這筆生意，介紹給你吧。成功之後，對方面，貨主方面願意出這個數目！（用雙手食指一架）十萬，那你的困難，就全部解決！哈哈！

秦（嚇了一跳）施先生！

施怎麼樣？

秦不能；我不能夠！

施有什麼難辦呢！老弟，這種事情，說穿了，你們局裏，除了你跟他，（指何象謙的門）此外，那一個是靠乾薪水過日子的！（走近去，低聲）只消能弄到……（耳語，作打圖章的手勢，然後伸兩指頭）兩個字：（大聲）放行！

秦 這，這怎麼可以放行？私貨，違禁品，扣押了的啊！

施 哈哈，那不過是打官話，公事上這麼說說。其實，其實……（耳語）……

秦 對不起，我不！

施 好，那也好！反正張科長請假，也不過是幾天的事情。這讓它再押幾天吧

秦 ……

施 況，這批貨，又不是我的。扣押也好，放行也好，沒收了充公也好，好在與我無關。我施子久，做生意，規規矩矩，素來不那個！

秦 唔。

施 我不過是知道你手頭困難，人好，機會少。所以才介紹。是一番好意！

秦 謝謝你的好心。

施 那也用不着！（收拾皮包）好，那我們不談這個吧。嗯，再見了！（拿起電筒）

秦 （見他將走，着急，爲難，終于鼓起勇氣，追上一步）施經理，方才說的……

施 （故意）這件事，我們不談了！

秦 （硬着頭皮）呃，跟你商量的，那兩萬……

施 呵，那兩萬呀，你要借我兩萬塊錢是不是？（臉一沉）抱歉得很，我此刻不方便

！（補一句）過幾天再說吧！（取了手杖）

秦 可是，我母親病在路上，旅費又……

施（敷衍）想想法子看吧。（暗示）過幾天我們再商量，怎麼樣？好，再會！（走）

秦再——會！

施（回頭）你不去，看話劇？（陰險地，打量他）

秦不

施我倒要去一下。（看手表）唔，正好，榮譽券，此刻去看才正好。（大搖大擺地下）

〔秦其年送他到門口，回來，憂憤交集，像是傷了兩枝箭的麋鹿。情緒悵悵，慢慢地取出那封信來再看〕

〔狗一陣吠叫。〕

〔秦其年怔，注意傾聽，慢慢地，眼神又回到信上，看完，低頭，收起信來，沉思。〕

〔局裏的用人張升來。〕

張秦先生，你有一封電報

電報！

張方才來的，說是加急電，特快！（給他）

秦（接看，怔忡，由激動而定神，呆滯）……

張秦先生不要回電吧？

秦 呀？

張 沒有事？那我去了。

秦 呵，謝謝你了，老張！

〔張下。〕

秦（讀）：「同行者索債至急，母病加重！速！」（停，沉思，頹然地坐下，雙手抱頭，雙肱撐在桌上，背對觀衆，埋頭沉思）

〔靜。〕

（遠遠地一個女人淒惋悲涼的歌聲，唱近來）

.....

「月兒彎彎照楊柳，

楊柳枝枝低着頭；

低着頭來想奴奴，

奴奴心上恨悠悠。」

.....

「月兒彎彎照高樓，

高樓窗外萬里愁；

萬里尋夫孟姜女，

孟姜白骨無人收。」

「月兒彎彎照九州，

幾家歡樂幾家愁；

幾家夫妻團圓鼓，

幾家流落在外頭。」

〔歌聲漸漸遠去。〕

秦

（低聲）怎麼辦；怎麼辦；（大聲）怎麼辦？（頭漸漸抬起，雙手落在桌上，一呆，突然覺得右手摸到一個東西，瞿然立起，看是一顆圖章，再細細一看，發現了什麼似的）：朱永明印，呀！局長，是局長的圖章！（定神了，一字一頓）：放！行！十！萬！困難！全！部！解！：（瘋狂地拿着圖章奔入自己房內去了）

〔靜。〕

〔鴉聲淒厲。〕

〔其年手里拿着一張信箋奔出，隨即轉身鎖上房門，走到大門前，站住，慢慢地把圖章投在原來的地上，熄滅了電燈，奔出。〕

〔暗，靜。〕

〔一陣老鼠的叫聲，追逐聲，相打聲。〕

〔呂琴匆匆回來，手執電筒，奔入，一直跑到自己的門口，開門入內去，開了裏面的燈。〕

〔何象謙進來，關了堂屋的燈，着緊，往地上亂找。〕

〔呂琴出來。〕

〔夫婦二人面面相覷。〕

怎麼辦？

何 〔廢然地坐下，像受傷倒下似的〕：找呀！

呂 〔到大門口去〕呵，毛毛，快來，丟在那兒了？快告訴媽媽，你丟在那兒了？

何 〔跳起，大聲〕說呀，小鬼！你丟在那兒了？

〔毛毛在門外哭。〕

許 〔在門外〕別哭，乖乖，好好兒幫媽媽找！

〔許良進來。〕

何 老許，糟糕！這真糟糕透了！

許 什麼東西丟了？這麼着急，路上又不肯說！

何 圖章，局長圖章，把局長的私章丟了！

許 什麼，你把局長的私章丟了？

何 我不是代表局長去做證婚人的嗎？方才在戲場裏，看見了局長，我想應該把圖章交還給他。手往袋子裏一摸，摸到了兩個盒子，我打開一看，一個盒子空了！

許 還有一個呢？

何 那是我自己的。我自己的私章倒好好兒的在盒子裏。

許 局長知道你把他的私章丟了麼？

何 沒有，我那里敢說明呢！急得連忙回來找，那知道……

許 找不到了？

呂 (在外) 說呀，你丟在那兒了？

毛 (哭進來) 爸爸！

〔呂琴跟上。〕

許 找到了麼？

呂 沒有。噢，許先生，這怎麼辦呢？

許 象謙！

何 (突然大聲對毛毛) 哭！還哭！

毛 (駭得更大聲哭)……！

何 (恨不得打死孩子) 你還…… (拳頭舉得高高的)  
象謙！(應該是大聲的止之吧。可是竟低沉得幾乎使對方沒聽見)



何 呂  
(含淚) 我們祇有這個孩子了! (飲泣)

(手軟了下來) 琴，這禍可闖大了! …… 毛毛……  
〔毛毛哭聲。〕

——幕——

# 第二幕

人：

朱永明

秦其年

尤菊芬

許良

何象謙

呂琴

張升

稅警

時：

前一幕的後五天。

景：

某稅務分局的局長辦公室。佈置簡單，無非是寫字台，公文櫃，籐椅，籐沙發。

，茶几之類的陳設。  
寫字台上是文具，皮包等

幕：

分局長朱永明在看報紙。一會兒，坐到寫字台位置上，按桌子上叫人的鈴。

張局長。

朱掛到管理局去的長途電話，還沒叫通？

張還沒有。——該快了！

朱唔。——告訴傳達處：何象謙犯了法，給關起來了。要是有人來會他，叫先引到我這里來。我有話要問的。

張是。

朱請秦先生來。

張是。

〔張升去。〕

〔朱永明再翻報，研究，考慮。〕

做了一件無可挽救，甚且不可告人的壞事之後，良心挨着沉重的譴責，精神苦痛得難于忍受，使他變得恍惚，惶惑，大有不能支持之勢了。他胆怯地進來，懷着鬼胎，害着深怕隨時被人發覺，或者已經被人暗中發覺他的罪行似的犯人心理變態病。

局長！

秦 呵，其年（取筆）

朱 （怯）是局長叫叫我：

秦 唔，唔。（沒有看他。只用筆在報紙上的兩個地方做了記號）：你等一下。

朱 （大為不安，四顧，有回身逃走之勢）：

秦 （放下筆，再翻轉報紙）你叫人另外再買兩份報。把這個啓事，剪下來。

朱 局長是說那一個啓事？

秦 （拍拍報紙）我的圖章遺失了，聲明作廢的啓事。

朱 呵，是。

秦 剪下兩份來。一份呈報到上面去，一份留着存案歸檔。

朱 是。（將走）

秦 慢着，你先別走。

朱 （一駭）局長還有事？

朱 今天報上的新聞看見了沒有？

秦 (又一驚) 新聞，沒，沒有。

朱 唸唸，你把這唸唸看。(交給他報紙)

秦 (接過來)：「……分局發生舞弊案，還在澈查中……」(停)是這個麼？(自己看下去)

朱 這新聞太含糊，不正確。是不是？我們自己必須發一個消息去補充一下，更正一下。你先唸一遍看，我們來商量商量，應該如何擬稿。

秦 呵！(默唸，心情很惶亂)

朱 你看，應該怎樣擬個稿子去？

秦 局長的意思怎麼樣？

朱 我看，唔，這樣吧；(頓)：「該舞弊案，查係該分局職員何某，盜用局長私章，得賄放行被扣之貨物一宗。茲經該分局朱局長永明，澈查結果，將主犯何象謙扣押，送交法辦，以明案情，而整法紀……」唔，這是大概的意思，文字裏面你去斟酌好了。

朱 秦

……  
主要的得指明犯人是何象謙，而且已經扣押，依法究辦了！

朱 怎麼？

秦 確定了？

朱 確定什麼？

秦 何，何象謙！

朱 當然！

秦 嘖！

朱 怎麼？其年！……呵，我們局裏發生了這種不名譽的案子，你覺得不高興，是不是？

秦 局長！他，何象謙……

朱 你的意思是說不是他，不是何象謙麼？呀？

秦 ；（低頭）噯！

朱 那麼，不是他，是誰？是什麼人呢？

秦 呢·他：好人！

朱 你有什麼證據，能證明這舞弊案子，不是何象謙的呢？

秦 好人，他實在是一個好人！

朱 呵，你在替他可惜，希望不是他，是別人，對不對？唉，這年來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！我看他跟你一樣！

我？

朱 跟你一樣，我素來也以爲何象謙是老實可靠的好人呢！可是，好！毛病就在這上頭，他居然會利用他的老實，胆敢竊用我的私章，舞弊，犯起法來了！

秦 ……犯法……

朱 其年，（看着他）一個人，尤其是一個青年人，像你……

秦 （他最怕對方面這樣的注視自己）局長！我……

朱 你年紀還輕，還是個純潔的青年，所以我，我平常嘴裏不說，心上都的確非常看重你！

秦 朱先生！

朱 你該知道凡是受賄、舞弊、一切貪污卑鄙的行爲，尤其在我們這樣的機關里，不幸而發生了；那麼，我當主管的就不得不嚴加追究，重法不重人情了！這是非軍法從事，非槍斃不可的！

秦 局長！

朱 所以？其年，這件案子……

〔其年好像已經完全被發覺了。〕

〔張升進來〕

朱（看了看）請！  
張是。

朱（在一張紙條上寫了幾個字）叫他們送給孔隊長去！

張是。（接條，下）

（這時間內，其年作了個新決定。）

秦局長，我，我想：

朱你想什麼？

秦請假。我想請求局長，准我告假幾天。幾天……

朱爲什麼？

秦因爲，呃，因爲，（臨時理由）我家里人從家鄉淪陷區出來，快到了。

朱快到了，幾時呢？

秦一兩天之內。也許就在今天。

朱那就不必請假了。既然到了，不就好了麼？

秦（又想到了一個理由）而且我，近來身體很壞！

唔，你精神是不大好。好像有什麼心事似的。爲什麼？其年，你知道，這幾天，

張科長請了假，何祕書又出了事。局裏事情，對內對外，對上對下，添了多少麻

煩？怎麼你倒要請起假來呢！（堅決地表示出威風）絕對不可以！



秦 局長！（茫然了）我實在……

〔張升領客人來。〕

張 局長！

〔進來的是許良。〕

〔其年一見他，怦然驚悸。〕

〔許良因爲認識他。親切地和他招呼。〕

〔其年有愧於心，祇是略略點頭。〕

朱 許隊長！

許 局長！

朱 請坐！

許 謝謝

〔其年乘此機會，低頭悄然下。〕

〔許良注視他的背影。〕

許隊長是怎麼看何象謙的？可是他：呵，你已經知道了吧？

許 是的，局長。呃，他真不幸！

朱 不幸之至！唔，據他自己說：許隊長是他的老朋友，而且出事的那天，你正在場。

他說你能證明的。所以，我們先談談。

許 是，我應該爲朋友盡力的。

朱 他自己說是冤枉。

許 的確是冤枉！

朱 可是我的圖章，在他手裏，據說遺失了，這是事實。而且跟着就發生了盜用私章，放行違禁貨物的案子，也是事實。

許 是的。不過，這是兩件事情，我想應該分開的。

朱 不知道許隊長能不能提供我一些材料，可以證明他沒有犯法？

許 局長覺得他這人怎麼樣？

朱 人呢，何祕書這個人，很難說。好像是很遠觀，很消極。好像是把什麼都看穿了，所以對什麼都滿不在乎的樣子！

許 局長以爲一個看透一切，消極的人，會肯冒生命的危險來犯法麼？

朱 也不一定。也許他是假的呢？裝做什麼都滿不在乎的樣子呢！

許 那末，他在職務方面，局長覺得怎麼樣？

朱 平時，唔，這案子發生之前，何象謙在職務上，可以說是奉公守法，安份盡職的公務員。所以，所以我才相信他，信任他。那天我身體不舒服，科長請了假的時候，我才親自把私章交給他，要他代表我去做證婚人的。

許 我負責。明：這圖章不是他遺失的！

朱 是他兒子玩兒丟掉的。是不是？

許 局長既然已經知道，那就好了！

朱 他自己這樣說。我也把這話呈報上峯了。可是，許先生，小孩玩兒丟掉的這句話後面的事實，是舞弊案子呀！這，這在法律上，在責任上，尤其在公事上，所以，所以就：丟了，怎麼能叫人相信呢！

：：報告局長：何象謙帶到！

呵！

朱 進來！

〔何象謙進來。帶着手銬，低着頭。這位和平易處，淡泊純朴的忠厚人，坎坷不幸中煎熬透熱了的達者，遭受了這次的橫禍，不免也懊喪忿懣，咄咄逼人。〕

〔由于這位像擺上祭壇的黑色的犧牲似的何象謙之默然進來，兀立不動，室內的空氣，也爲之驟然凝固起來。〕

〔室內的兩人脈脈地注視他。〕

〔許良基於友誼、同情、以及愛莫能助種種心情，由注視轉成不忍卒睹地漸漸側過頭去。〕

〔朱永明審視着他。自己在思索什麼，〕

〔象謙慢慢地抬起頭來。首先看見了他的上司，憶入夢境似的呆住了。〕

許 (重重地回過頭來，聲音悽楚地低聲叫) 象謙！

何 (這熟悉的聲音喚回了注意，眼睛一亮) 呵，許良！

許 (走上前去，無以為慰。習慣地重重地握他的手) 象謙兄！

何 (手痛，退後一步，雙手舉起來看) 痛！

許 (也退後一步) 呵！(看看他的手，連忙雙手捧起這雙骨峻峻的瘦弱到經不起那

刑具的手來) 手銬！(回頭去看局長)

何 (移過一步，走近局長去) 局長！

朱 象謙。(掀鈴) 來呀！

〔進來一個稅警，對局長敬禮。〕

朱 把手銬取下來！

警 是。(上去開脫了手銬)

〔朱永明揮了一下手。〕

〔稅警敬禮出。〕

朱 坐，大家坐吧！

〔象謙撫摸自己的手。〕

許 痛？

何 還好。(苦笑) 老朋友，沒想到，這雙捏慣了筆桿，起了幾年稿的手，也，也會

戴上這傢伙了！

許血！

何 破了點皮！（難爲情似的）呃，瘦得很，皮包骨頭；所以：（藏起了手）

〔朱永明不自覺的也看了看自己的手。〕

〔秦其年低着頭進來，手里拿有一張起好稿的紙。〕

秦 局長！（眼睛睜了一下象謙和許良）

朱 稿子擬好了麼？

秦 局長看合不合用？（給了他，想了一下，想退走，一想又不對。於是慢步近何）

象謙！

獄

何 其年！（并不熱烈，可是極真摯地與他握手）

秦 （胆怯，惶悚地握着對方的手）：你受了苦！

〔懺悔者的聲音顫抖而低沉〕

何 （爲一感動）真沒想到，老秦，我，我們：（不說下去了，憶起似的）：呵，其

年，我家里怎麼樣了？

秦 （他一直低着頭）還好！

何 我內人：她還，還在找那顆圖章吧？

秦 （圖章）字，刺了他一下。好在他要回答的不是能使對方愉快的話，所以他自己

情緒的難受，內心的不安等等，不大會使對方覺得異樣）是的，她發了瘋一樣的在，在找……

何 唉，找也是白找了

秦 一，一定會找得到的！

何 一定？你怎麼知道？

秦 呃，我想，我這麼想！

何 呵，那是你希望。

秦 但願能找到了就好了！

何 （搖頭）不會有這希望了！……毛毛呢？我那孩子怎麼樣了？

秦 他，毛毛……

何 他哭了吧？一定哭得很傷心！

秦 是的，昨夜哭了一晚上！

何 我被押着不能回去了。他要我！一定要問他媽，爲什麼我不能回去了！唉……

秦 你太太打了他！

何 怎麼？爲什麼還打孩子呢！

秦 怪他，怪怨他玩兒去了那個……那個東西，闖了禍！

何 唉，事到如今，怪怨孩子有什麼用呢！

許 是呀！我昨天去看嫂子，也勸過她了！

何 拜託你們兩位，多勸勸她！唔，要怪怨也只能怪，怪我自己！

秦 唉，真沒想到！

（三人無言）

朱 可以。（在那張紙上加蓋一個圖章）你這就去發了吧。

秦 是。（接過稿紙，看了下大家，連忙乘機遁去）

朱 好，讓我們來談談吧。：象謙，你說這位許隊長可以證明你無罪的。可是，方才

我問了他。他也祇能夠證明這圖章是孩子玩兒丟了的。至於，至於更重要的部份，就是關於盜用私章，放行違禁貨物這一層：

何 冤枉！局長，這是天大的冤枉！我，我何象謙，要，要是：（激動得說不下去）

：呵，我怎麼說呢！我要是，要是那樣的人，早，早就：（一陣咳嗽噙住了）

象謙！

朱 何祕書，不必這樣激動。公事公辦，要緊的是證據！要不，犯罪的倒是我了！

何 （好容易平靜了下來）朱局長，從私人方面說，我很對不起你。承你看得起我，

相信我，把私章交給我，代表你去做證婚人。而我不小心，給小孩子玩兒玩丟了！

朱 關於這一層，我自然也有責任的。在早報上峯的報告上，我已經向總局自請處分

了！

何 我承認，遺失了局長的私章，我是罪有應得！可是，局長要辦我受賄，貪污舞弊的罪，我，我是死不承認，死了也不瞑目的！

朱 那末，誰，誰呢？

何 請求局長澈查！

朱 我是在澈查呀。並且報告上去，請總局查辦了！

許 局長，象謙，我有一句話，不知道可不可以說……

朱 什麼？

許 我有，一點，一點兒懷疑，說出來，也許不應該，也怕不方便；可是，呃，我懷疑。

朱 是關於這件案子的？

許 對了。

朱 那就請你說吧！

許 我想到一個人，他可疑。請局長，考慮，加以注意。

何 有一個人，可疑？

朱 呵！誰呢，除了他！（指何）

許 秦，秦其年！



朱 怎麼？

許 就是方才那一位。

何 他！你怎麼可以懷疑他！

許 他跟你隣居，那天晚上，他看見孩子玩兒鬪章的。

朱 唔。

許 這是第一點可疑的地方。

何 不能，你不能這樣隨便懷疑一個好人！他是一個好人，不會的，一個好青年！

許 第二點可疑的，據說他正需要錢，等着要錢用。那就說不定……

何 （截斷他的話）老許，別，別隨便說！老秦，他怎麼會幹這樣的事呢！

許 我只是說可疑！

何 不，這也是冤枉，冤枉好人了！許良，你不知道，一個人受了冤枉的苦處！我，

我倒了霉，苦夠了，怎麼再好冤枉同我一樣的好人，也叫他受累呢！他窮苦是窮

苦！可是窮苦人不一定死要錢。他肯貪污舞弊，肯什麼，早就不會這樣困難了！

許 不知道局長覺得怎樣？

朱 在平時，他倒真跟何秘書說的一樣，是一個好青年！不過，平時是平時，至於有

了機會，那也……

何 我跟他共事了這幾年，也同住了這幾年，我知道他，正像他相信我一樣，他不會

，他決不肯害我，更不會犯法的！

朱 不過，近幾天來，是有點異樣。精神不好，不大正常。

何 那是他身體本來不好。一向神經衰弱，害失眠症。這幾天又担着心事，他母親病在半路上。

許 方才，我兩次看見他，我覺得他對你，跟那天晚上，我在你們家裏所看見的，不大一樣！

何 那是因爲他同情我，關心我！知道我遭受這冤枉，他在替我難受！

朱 唔。

許 那我收回我的話。

何 你壓根兒不該說。：呵，老許，對不起：我明白你的意思。不過，他實在的確是好人，我比你清楚。

許 那末，局長不會怪我多話吧？

朱 也無所謂，好在我們是在調查，找證據。

「秦其年悄悄地進來，依然是低着頭。」

「大家爲之一呆。」

秦 局長，長途電話。

朱 是我們掛到總局去的麼？

秦 軍法處，是師管區司令部軍法處打來的。說請局長親自去接。那一定是總局接到了我們的公事，報告給軍法處了。（出）

〔軍法處這三個字，使得大家情緒緊張了起來。〕

許 （看了看二人）要軍法從事？

秦 我，我不清楚！

許 老何！

何 （長嘆）難免了！……那就更：（吞了說不下去）

許 那我去找點錢來給你。必要用錢的時候，可以方便些！

何 好吧。費心你了！老朋友！

許 （看着他，好一會兒之後，難受地）象謙，寬心一點，我想，經過審問調查之後，總會水落石出的！

何 唔，但願會水落石出。其年，你說，要是讓真正犯了罪的人，逍遙法外。而我受累到底，那世界上還有天理麼！

秦 呃，呃：是的。天理……

許 好，我去了！

何 謝謝你，老朋友！

許 再見了！（看了一下秦其年，慢慢走出）

何 其年老謙兄！

秦 （抬起頭）象謙兄！

何 你怎麼了？

秦 （一驚）呀？

何 又犯失眠病了麼？身體要保重呀！

秦 是的。（無限慚愧）

何 我這一次，萬一要是不幸，那末……

秦 象謙！

何 我想拜託你。

秦 怎麼？

何 我家里……

秦 （突然伸手摸出相當多的一疊鈔票來）象謙，這，這請你收下！

何 不，我不是這個意思。你誤會了，其年，我只是想拜託你……

秦 請你收着。無論如何，你收下了，我，我心上，可以覺得心安一點！

何 謝謝你。其年，你的好意，我明白。可是，你，你自己留着用。

秦 請你收下！

何 我，許良去設法了。你，你自己正需要錢用的時候。

秦 我，呢：

何 你寄錢去給她們了麼？

秦 唔。

何 她們到了之後，你還是要用的。開消要更大了！收起，老弟，我真的領了你的情了！

〔其年茫然地收起了錢。〕

何 要是我真的有什麼不幸，請你費些心！招顧招顧我家里！

秦 是！（像設誓）我一定盡我的心力！爲了你，爲了……

何 （大爲感動）其年！（熱烈地握他的手）謝謝你，謝謝你！

秦 （手機械地被握着，不敢正視地低頭）

〔沉默。〕

朱 （匆匆進來）其年，你趕快去備份公事！

〔兩人同樣的震驚。〕

朱 總局接到了我的呈文，已經轉報師管區司令部了。現在軍法處叫人犯押解上去！

〔兩人失色相顧。〕

秦 是！（走）

何 局長！

秦 （站住）

朱 怎麼？

何 我求你，我請求局長，祇能把我當做嫌疑犯！至多也祇能辦我遺失圖章的罪名！

至於，至於舞弊……

朱 唔。我想，軍法處一定要加以調查的！刑罰是叫案子明白真相的方法！

秦 （一怔）……

朱 你辦你的公事去！

秦 是。（走到門口，回頭）呵，何太太了！

何 呀！

〔呂琴，蓬頭皺衣，心慌意亂，氣急敗壞地衝進來。〕

呂 局長，我找局長！局長呢？

秦 這位就是局長！

呂 呵，局長！（心情爲之一鬆）

朱 什麼事？

呂 有了，局長！好了，局長！找到了，局長！

朱 有話好好兒說！

呂 圖章找到了！

何 呀，找到了！琴！

呂 （這才看見丈夫，大喜）是找到了呀！（出示手黑緊緊地捏着的一顆沒有盒子的圖章）局長的圖章！

何 （如獲至寶地接過來，反復地看）天！

秦 （也爲之一輕鬆）呵，（舒出一口長氣）

何 （獻寶似的呈給局長）局長！

呂 局長！

朱 （不接受）這是怎麼回事？

何 太太，怎麼找到的，你快報告局長！

呂 局長，這樣的，自從這寶貝不見了，被毛毛玩去了，闖了這個大禍之後，我足足找了三天三夜了！可怎麼樣也找不到！

朱 你就去假造了一顆。這是假的，你想拿來騙我，對不對？唔？

呂 不，局長，不是假的！是真的。局長，我好不容易才從牆壁里面，洞裏找出來的！

何 呵！牆壁……

秦 （同聲）洞裏！

朱 怎麼會在牆壁洞裏找出來的呢？

呂 老鼠，局長，耗子，一定是耗子咬了，啣進去的！……這地方，耗子可真多呀！你們看，局長圖章上有油，有印泥，有草麻子油。

秦 ；耗子，老鼠！

何 （看）呵，局長，壞了！圖章的犄角上被耗子咬壞了，咬了一小塊！

呂 這，不要緊吧？

何 局長！（再呈上去）

朱 （接過來，看了一下，想着，仔細研究着）

「夫婦二人大爲安慰，充滿得救了的希望。」

「其年也像解脫了罪似的高興了些。」

朱 （作一決定）其年！

秦 是。

朱 你在公事上加一句：「附呈該犯之妻呂氏於事後呈來，謂係自牆穴中尋獲之圖章一顆 隨案作證」。

何 局長！

朱 我把它呈上去。

呂 請問局長，可以了事吧？象謙可以沒有罪，放出去了吧！



朱 哼，了事？沒有這樣容易！

呂 圖章有了，那，那不是就，就可以了事？

朱 唔，這或者可以減輕一點嫌疑。

呂 能放出來就好了！

朱 不過，相反的，也許加重了嫌疑！

呂 呀！

朱 案子發生了五天了！那批違禁品，早已偷運到淪陷區，賣給敵人了！案子怎麼了？

呂 這：

何 太遲了！

呂 象謙祇丟了圖章，現在圖章找到了，就脫掉干係了！

朱 哼，這圖章，要是查驗出來是假的，那非但是他，連你也犯罪！

呂 什麼，我也犯罪？我又犯了什麼罪呢？

朱 偽造私章，這罪就不輕，還得辦你企圖蒙蔽之罪！

呂 局長！

朱 怎麼？

呂 這可更冤枉人，欺負人了！

朱 你少在這里吵鬧！要不把你也押起來，一併解上去，

呂 局長，求局長……

秦 何太太！

朱 你還耽着幹麼！

〔其年慢慢地出去〕

〔張升進來。〕

張 局長，打到總局去的長途電話，接通了。請局長講話！

朱 唔。（急下）

〔張升跟下。〕

〔剩下夫婦二人相對凄然，茫然。〕

呂 怎麼辦呢？

何 唉！（長嘆）

呂 象謙！

〔無言。〕

何 怎麼辦？

呂 象謙，我從來不曾怪怨過你！這二十來年，我們過的日子，若是苦，我可沒有抱怨過一句！

何 你知道：抱怨也沒有用！

呂 這一次，這次，（哭了）我要怪你！

何 你說吧！

呂 當初，一撤退到後方來那時候，我們什麼事情不好做。有人勸過你做生意，你說，你不願發國難財，當奸商！我勸你別幹老本行了，當教員教書吧，既是換了地方，環境也改了，就改改行試試看。可是你說，還是當公務員，抗戰要站在自己的崗位上，對國家，對抗戰，才更直接有效！好，現在，現在遭這大禍……

何 誰想得到呢！……琴，對！你怪我，應該怪我！

呂 其實，該怪毛毛！

何 不！該怪我！怪我這連玩具也買不起一件的父親！慚愧！琴，你可別，無論我遭受多大的不幸，你可千萬別再打毛毛，不能怨他！……琴，逃難，流亡，接連死去三個孩子了。現在，今後，我們祇有這個毛毛！……唔，可憐的小毛毛，他吵着要跟您一道來吧？

呂 （抽咽）……毛毛，他……

何 我押在這裏，兩夜沒有回去了。他一定跟你鬧了！問我怎麼不回家：

呂 他起初直問：爸爸，爸爸呢？我忙着找圖章，不理他。後來，他就一個人，悄悄地在門口哭，哭得好傷心呀，象誰！（自己也泣不成聲）直到深夜，還不肯

睡。

何 ……（長嘆）

呂 秦先生也一直沒有睡，陪着毛毛。給他東西吃，毛毛不要。只叫爸爸！爸爸！……後來，秦先生也哭了！他抱着毛毛直難受！

何 其年，他是個朋友，他會照顧你們的！

呂 象謙，怎麼辦呢？家裏，我們箱子裏，存着的那二百五十塊錢，昨天，搜查的時候，也，也抄了去了！

何 嘿，這兩百五十元，想不到，也會成了我犯罪的證據！貪污，舞弊的證據！

呂 他們真要辦你的罪麼？

何 說不定。這個世道。沒有權勢地位，沒有依傍背景的一個小人物，還不是卑不足道！

呂 可是，總得講個法呀！

何 （是希望，也是安慰）是的，所以他們是在調查。我想，我相信，總會水落石出，重見天日的！

呂 要到什麼時候呢？萬一，要是真的像方才局長說的，那，……（又傷心了）

何 琴！

〔朱永明進來。〕

秦（跟在後面，拿着公事）局長，你請看看！

〔局長接過去看。〕

〔夫婦二人看着局長。〕

〔其年徧促不安。〕

朱（看完）可以。（蓋上章，掀鈴）進來！

〔稅警上，敬禮。〕

朱（給他公事）交給孔隊長。

警是。（收好公事）

朱要隊長派幾個弟兄，把他押走！

警是。（拿出手銬來）

呂（看見手銬，一怔）怎麼？（看着丈夫）

〔象謙低頭就銬。〕

警走！

何……（走）

呂……（跟上一步）

何（回身）琴！

呂（失神地走前去，要拉着他）……

何（由呂琴看到其年）再見了！（走去）

〔其年低頭。〕

呂象謙！（追到門口，回頭）局長！……秦先生，是解到……

秦軍法處！

呂槍斃麼？

秦……

呂象謙！（奔出）象謙！……象謙！……

〔靜默。〕

朱總局要我自己去當面報告。其年，你再備份公事。那個圖章先說是遺失了，方才那女人又說找到了。你把這嫌疑加重一點。還有把聲明作廢那個啓事，也附在裏面報案。倒霉！害人不淺。說不定要連累到我，我這地位也許會動搖，成問題呢！上面認真追究起來，我怎麼辦？

秦是。

朱噫，到何象謙家里去抄，搜查證據，是在我報告上面的公事之前，還是之後？

秦先報告，後搜查的。

朱唔。那末這一個公事上，你得加上「案發之後，搜查該犯之家，抄得贓款二萬五千元之鉅，顯係，顯係……」

秦 局長，只抄到二百五十元，不是二萬五千！

朱 難道我記錯了。

秦 你想，像他這樣的人家怎麼會有存款二萬五呢！

朱 是呀！

秦 那顯然是得賄無疑了，這就是舞弊的證據！

朱 局長，這，這……

秦 (略為收拾一下辦公桌，挾皮包，虎虎地教訓) 其年，你少管閒事！當心有人

懷疑到你！

朱 (呆住) 我！

秦 你可是隣居，而且據說：呵，自然，這些無非是不可信的懷疑罷了！(出)

〔剩下其年一個人，他更其駭怕、苦痛、惶惑起來。走動，頹然地坐下，低頭沉思。〕

秦 ……(斷續地) 軍法……象謙……我……

〔張升進來。〕

張 秦先生，

秦 (驚跳) 誰？

張 有一位女客來找你！

秦 誰？（站起）是何太太麼？

張 （對外）請！

〔進來的是尤菊芬，他的夫人，風塵僕僕的樣子。一手是皮包，一手提一旅行小皮箱子。〕

秦 呵，你！……菊芬！

尤 （非常高興地）年！

〔張升去。〕

秦 你來了！媽呢？

尤 在車站上，我先來找你的！

秦 媽病得怎麼樣？

尤 比前幾天好了，所以我才能出來的。其年，最好先進醫院。……這裡有醫院吧？

秦 有的；好，你們到了我就放心了！

尤 （上下端詳着丈夫）你怎麼這樣瘦了！

秦 （被她這一端詳，好像被 出了罪狀似的，漸漸地由夫妻久別重逢的高興，轉到犯了罪的愧心上來了）唔。（沒精打彩）

尤 病過麼？什麼毛病？



秦 沒有。

尤 （疲倦地坐下）其年。（嬌嗔地）幾年了，我們？幾年的分別，幾萬里路程。好容易：到了！我們來了！

秦 （漫應之）到了。

尤 媽多高興呵！：息一下，就去接她吧。

秦 （漫應之）唔。

尤 你住在局裏，還是外面租了房子？

秦 外面住。

尤 這幾年，在家鄉淪陷區裏，我別的沒學到，只學會了，節省錢過日子。這裏，東西也很貴吧！

秦 噫！

尤 怎麼？年！你好像：精神不好！不大高興：

秦 （茫然）呀，：呵，沒有！

尤 太意外了，是不是？你沒有想到我們今天就到吧？我也胡塗了，車子上顛播得很！有點像做夢似的！（握他手）

秦 夢。夢：

尤 一樣東西，你寫信叫我帶來的一樣東西，我帶來了。

秦 什麼？

尤 你忘了？（拿出一個小孩子玩的精緻的活動玩具來）這個！好玩麼？你說送給一個朋友的小毛毛的。

秦 （接了過來，看着）毛毛！

尤 我特地買的國貨呢，其年，現在，上海市面上，差不多充滿了敵人的仇貨了！

秦 （夢也似的）太遲了！

尤 爲什麼呢？

秦 因爲，因爲……

——幕——



## 第三幕

人：

秦其年

尤菊芬

許良

何毛毛

施子久

時：

前一幕一禮拜之後的上午，

景：

同第一幕。多了幾樣傢具。那是秦其年太太帶來或者新添的。

幕：

其年在看報。

毛毛玩着那個新玩具。

一會兒，尤菊芬從自己屋裏出來，她穿着出客的服飾，雖不華麗，而整潔朴素，楚楚可人。精神充沛活潑，是經過旅行之後那種矯捷健康，是久別重逢之後那種充實安詳。和她丈夫其年那種憂愁抑鬱，恰恰相反。

毛毛不識不知，一心一意玩着他那得來不久的寶貝玩具。

秦（在人面前，尤其是在不願叫對方感覺難受的太太跟前，有意表示得振奮了些）：這就去麼？

尤唔。今天星期，你不去看看媽？

秦我，下午去。：你沒帶些吃的東西？

尤媽總不要了。她想就出醫院，回家來住了。

秦我下午去跟她商量。（看了下何家的門）遲幾天出來吧。這幾天，家里，家里：

尤媽是爲了省錢，說醫院那麼貴！

秦唔，再說吧。反正錢：

毛毛阿姨！

尤毛毛，你媽媽呢？

毛毛在房裏，在床上睡着呢！

秦（注意）怎麼，回來了？

尤 昨天晚上，深夜了，許隊長送回來的。秦 怎麼樣？

尤 我也還沒見着，是清早毛毛告訴我的。

秦 還沒起來？

毛 媽起來了，寫了信，又睡覺了。

尤 毛毛，你爸爸呢？

秦 菊芬！別逗他。

毛 爸爸還沒回來。秦叔叔，我爸爸爲什麼還不回來？

秦 唔，

毛 倒底爲什麼呀？秦叔叔。

秦 爲了，：因爲：他有事情。（無以對）

尤 你想他麼？

毛 想，媽不帶我去看爸爸！

〔其年避開似的看手里的報。〕

尤 毛毛，跟阿姨到醫院去好不好？

毛 好的，去看奶奶。

尤 年，他媽不在家的時候，我領他到醫院去看媽，倒弄熟了。

## ——獄 心——

秦 唔。（突然，眼睛被刺觸了似的離開報紙）呀！

尤 什麼？

秦 ……真的？（希望不是真的，全神注意着，沉默，口唇動也不動，神色越變越沉重）

尤 （莫明地注視他，漸漸傳染到一種不幸的意外的預感）其年！

秦 你看！……完了！

尤 （接看）……

秦 完了！

尤 （看完，同樣地心情沉重）……這消息真的？

秦 ……（低頭）

尤 真的會槍斃了！

秦 ……（沉思）

尤 ……孩子這麼小！（看着毛毛）

〔靜。〕

秦 （漸漸地抬起頭來，無力地）……芬，去，你快走，同這孩子……出去……讓我一

個人……

尤 你幹麼？

秦 靜一靜。：讓我一個人，靜一下！  
 尤 呵。

秦 ；好人，這樣一個好人，會，結果會——是這樣！……唉！

尤 毛毛，來，阿姨帶你去玩。

毛 （拿起玩具）這 帶着？

尤 好的。（攜手出）

〔靜。〕

秦 ；（走近呂琴的門，側頭聽聽，沒有動靜）：可憐她，還睡着呢！：我應該告訴她！（拿起報紙到她門前，將打門，又止住）呵，我怎麼說呢？：她會怎麼樣呢？：不，不能：（走回）：她看了，一定要傷心的，發狂，發瘋 ；（放下報紙）：她哭，哭到死去活來，抓住我，：拼命！：呵，要有個人在這里才好！：怎麼讓菊芬走了呢？該有人勸勸她，安慰她的。：天！要是我，槍斃了，死了，菊芬，會怎麼樣了？還有我媽！：怎麼辦？：（怕）：要有一個人，陪着我，跟我談談多好！：可以談談的人！天，來一個人吧！：呵，我也走吧！：逃走！我遠遠的逃到沒有人的地方去！重新做個人！：可是，媽，怎麼辦？還有菊芬：：

〔靜。〕

〔其年聽。〕



〔有人聲。〕

秦 (駭) 有人來了! ……怎麼辦? ……(低聲) 警察…會不會是警察!

〔人聲走近來。〕

秦 誰?

聲 我!

秦 呵，(厭惡地低聲) 獅子狗!

(進來的是施子久，滿面春風，非常神氣，十分得意的樣子，提手杖)

施 (一進門，嘻皮笑臉) 呵，你在家! ……(回頭) 一個人?

秦 ……(呆呆地坐下)

施 恭喜，恭喜呀，老弟!

秦 (意外) ……

施 雙喜臨門，唔，這叫「重慶」，雙喜臨門。第一是，太太，母親到了，家庭團圓；第二是這位何秘書犯了案子，你升官了，聽說局長把你升了秘書! 好好，好! ……

……咳，怎麼了?

秦 那屋有人睡着!

施 我倒以為你吞了啞藥，不開口了呢! (抽煙) 怎麼樣，告訴你一點消息。

秦 什麼?

施 你們局長很重用你！可是，同事裏面，聽說對你很不那個，不知你自己知道不知道？

秦 我不懂你的意思！

施 其實，這還不明白麼？他們忌你，說你清高。其實，還不是因爲你不跟他們合淘，不同他們一起去混水摸魚。嘿，要是他們知道，（低聲）你也有；有過那麼一次，他們也就會放心你了！

秦 （低聲）別提，請你別提，好不好？那一次，那次的時候，唉！

施 怎麼樣？母親，太太來了，這樣高的生活程度，今後的開銷怎麼辦？

秦 ：

施 那點錢，差不多用完了，已經又花光了吧？

秦 ：

施 想想法子，再來一次怎麼樣呢？：俗語說：頭難頭難。大姑娘上轎，頭一遭總不免有點羞答答地。可是第二次就無所謂了！等到當了三十年的寡婦，變成老手了，那就，那就更是：

秦 什麼，你說：

施 是這樣的，現在，又有一個機會，一批貨，手續比上一次更簡單，更保險！可是好處，好處可大着呢！你老弟要是那個的話，我來介紹給你！怎麼樣？

秦 施子久，你害人害得還不夠麼？

施 這算什麼話？老弟，你這是什麼話！

秦 （低沉）死，死了，那個人：（指指報上）

施 死了？（看了一下）好呀！（得意地，輕聲）死得好，從此之後，你脫了干係了

！所謂殺人滅口，有一個人槍斃了，正了法。你今後就可以逍遙法外，高枕無憂，可以安心了！

秦 ；安心，這心安不下來！

施 噯！把它放在一邊就不完了！管他呢，老弟，這年頭：

秦 （自語）他，犯了罪，可不是罪犯！這個逃在法網外面的自由的人，可終身背着徒刑！

施 又不止你一個！唉，我說這年頭，老弟，就算了吧！你這人呀，不是我說你：你呀，做壞人壞在多半個良心！做好人呢，又壞在缺了一點什麼！所以就苦惱了！

秦 苦惱……

施 我看，既然如此，那就這樣：橫一橫心，放着胆子大大地撈一個夠！

秦 施子久，你……怪不得，人家叫你獅子狗！

施 什麼，你罵人！

秦 罵你，我還要打死你！我去告你！

施 告我？唔，你去！

秦 你這獅子狗，禽獸！

施 可是我提醒你：老弟，你這樣嚷嚷，對你自己會有好處麼？那邊有人！

秦 ……

施 你告我，我們不一定就那個！可是你自己怎麼樣？想過了麼？

秦 ……

施 你脫得掉干係？

秦 我去坐牢，我去死！

施 瘋了，小孩子說的話！（叭叭嘴）當心，有耳朵！

秦 瘋！真要發瘋了！

施 碰到你這樣的人，簡直沒有辦法！倒霉，算跟你合作了一次！

秦 嘿嘿，再來一次怎麼樣？頭難頭難，第二次，就：就：哈哈，再來一次！哈哈、哈哈！

施 醒醒，別裝瘋。聽，有人來了！

秦 （連忙怔住）誰？

施 來了！（拿起報，裝做若無其事）

〔許良進來，匆匆忙忙，緊張萬分。〕

許 秦先生！

秦 許隊長！

許 看見了麼？報上，老何……

秦 ……知道。

〔施子久從報上移過目光來看看他們。〕

許 （指指呂琴的門）她呢？也知道了？

秦 沒有出來過。

許 我去看看。（推門進去了）

〔其年緊張地看着門聽着。〕

施 誰？……什麼，許隊長？

〔其年沒有理會他。〕

施 ……（回到報上）……（得意地）……又貴了，他媽的好，好，又漲了價！

〔其年一直失神地聽着裏面。〕

施 怎麼你？……嗨，我說：你醒醒，可別胡來！

〔其年沒有聽見。〕

〔許良失神地從裏面出來。〕

秦 她？

許 她自，自殺了！

秦 ……（如被雷極）

施 自殺了？

許 吃了藥老鼠的藥，服了毒！

秦 ……（喃喃地）又一個！

許 （憂憤悲愴）……

施 她已經知道丈夫槍斃了？

許 前天我陪她到軍法處去打聽，沒有看到象謙本人。昨天上午接見了：說是，說是她，何太太就不肯回來，說等着，要等着收屍！我好不容易勸了她回家來，那知道：這，（示手裏的一封信）這是她留下的遺書。：服了毒之後寫的！

秦 ……（看着他手裏的信）

許 （以爲他要看，給他）寫得真慘！

秦 ……（退後）我不看，呃，不忍心看！

施 說了些什麼？

許 說她孩子：

施 我看看，見識見識。（接讀）：許良，我們夫婦二人，祇留下一個毛毛。三尺遺孤，伶仃孤苦：

秦（受不了）你真忍心：

施 怎麼？

秦 請你別讀下去！

許（回顧）毛毛呢？

秦 跟我內人出去了。

許（收回信）秦先生，託你先招顧一下，我得到隊上去請個假。我們政工隊正要走了。：秦先生，這裏的後事，請你幫我辦一辦。

秦（點頭）……

許 真沒想到！（出）

施：真沒想到，會一死兩個！

秦（自語）：三個，那小的：

施 幾歲了？

秦（用手比了比毛毛的高度）……

施 唔，一個人，從小就沒有父母，想想倒也怪可憐的！這年頭！真是幾家歡樂幾家愁！

秦：（突然轉過身來盯着他）：

施 怎麼？

秦：（恨不得吞了他。劍拔弩張，像鬥瘋了的雄鷄）

〔尤菊芬回來了。〕

尤年！

秦（鬆下對施子久的緊張，緩和地對菊芬）……

尤其年，媽說：她下午一定要出院了。

秦（漫應之）唔。

尤媽叫你去接她回來。

秦是。

尤床，媽回來了還沒有床睡呢。其年，你說今天是星期，要去買的。現在……

秦呵。

尤怎麼了？你儘唔呀呵的？

秦呢？

尤你又不舒服了？

秦（搖搖頭）沒有。

尤那末……（看着施子久）

施（早就想招呼了）這位就是其年嫂吧。我，我是施子久……其年的好朋友。

尤呵，對不起。施先生，其年怎麼了？



施 沒有什麼。唔，有點小毛病，受了點刺激。

尤 受了什麼刺激？

施 呃，我也不大清楚！不過，我想是……

尤 怎麼？

施 我正在陪着他呢。唔，好，你回來了，正好。我有點事情，要走了。

尤 請你等一等！

施 ……

尤 其年，你怎麼不肯告訴我？

秦 沒有什麼。

尤 那末施先生！（看着施子久）

施 沒什麼！

尤 真的？

施 唔，最好讓他睡睡，休息一下，靜一靜。：好，再會了」（走）

尤 對不起別走！

施 我真有事情去！

尤 其年是怎麼回事？

施 不是告訴你了？沒有什麼！

尤 你們在搗什麼鬼！

施 那你問他吧！（急急遁去）

尤 其年！

秦 讓他走！

尤 （由注視，觀察，思索了好一會之後）：那才進去睡吧。

秦 不。

尤 施先生不是說你……

秦 他胡說！

尤 我看你也是的。我一到，第一次見到你，就，就覺你好像有毛病。

秦 沒有。

尤 要不，你有心事，老是沒精神，恍恍惚惚的。

秦 沒有。

尤 什麼爲難的事情，瞞着不肯讓我知道？

秦 也沒有，

尤 真沒有？

秦 唔。

〔靜。〕

〔烏鴉叫聲。〕

秦 毛毛呢？

尤 在大門外面，跟那些小孩子玩呢。他們都羨慕他這個玩具。毛毛高興得很呢！

秦 可憐這孩子。

尤 他母親知道了沒有？

秦 ；她，也死了。服了毒！

尤 也死了！知道了槍斃之後？

秦 唔。

尤 （長嘆，無言，怔住）

〔靜。〕

尤 我去看看！

秦 不要去。；芬，我怕！

尤 你怕？

秦 陪着我！你別走開，別離開我！

尤 呵，你是爲了他們，受的刺激？

秦 （長嘆）；

尤 （無以爲慰）；

秦 菊芬，他們是冤枉，受了別人的累，家破人亡，失婦兩個都死了！

尤 是什麼人害他們的呢？

秦 那個害他們的人，該，該怎麼樣？

尤 該死！

秦 是該死呀！我！

尤 什麼，你！是你？

秦 我害了你了！芬！

尤 你怎麼會……

秦 因爲，爲了：

尤 錢麼？

秦 唔。

尤 多少？

秦 十萬！

尤 爲了我們的旅費！

秦 唔。

尤 你，你就害得人家家破人亡！

秦 芬！

尤 天哪！

秦 菊芬！

尤 你原來……

秦 芬！

尤 ……（恨恨地瞪着他）

秦 ……（失神地望着她）繼而深深低下頭去。

尤 （爆發出眼淚）天！（抽噎得轉不過氣來）

秦 （木然）……

尤 ……這幾年來，我們在淪陷區裏，吃的是什麼苦呀！過的什麼日子？什麼苦我跟媽都受過了。日日夜夜，一心一意，只指望你，希望你在後方努力上進，做一個好人！可是你……這次，實在，淪陷區里，再也住不下去了，我們才決心到後方來，跟你在一起過活。只指望在一起，再苦上幾年，等抗戰勝利了，好回去，回到本鄉去安居樂業，過半輩子安穩的日子！……誰知道你，你竟會做出這樣的事情來！

秦 尤

……

沒有錢，不能來，就讓我們，我跟媽，苦死餓死在家鄉好了！爲什麼？你爲什麼要這樣做呢！爲了自己一家人團圓，竟害得人家這樣慘，這樣下場。唉，你還算

是人麼？你，你……呵！

秦 ……芬，別說了！我知道，我全明白！我懺悔了！

尤 ……

秦 這里，大後方，日子或者會比家鄉淪陷區好一點。你好好兒過吧，母親，娘，她年老了，快就會死的。你好好兒過活。你還年輕。我自首之後：

尤 你……

秦 死！

尤 我們呢？媽，我……

秦 我不敢想了！此刻……

尤 ……

秦 我決心了！

尤 ……（木然）

〔靜。〕

〔遠遠地又傳來那個女人悲悽蒼涼的歌聲。〕

秦 那個瘋女人，瘋婆子又在唱了！

尤 （沒在沉思裏發着呆）……

秦 一個晚間，他們都出去了。我一個人在家裏，這個瘋女人也正唱着，唱得人好難

受呀！那晚上我發了瘋，胡胡塗塗的就做了這件壞事！當時並沒有存心，也沒有想到，這會害老何，害得他一家人這樣的慘！我只想到救急，度過一個難關！可是現在……

〔歌聲由遠而近。〕

……

「月兒彎彎照楊柳

楊柳枝枝低着頭

低着頭來想奴奴

奴奴心上恨悠悠」

……

「月兒彎彎照高樓

高樓窗外萬里愁

萬里尋夫孟姜女

孟姜女白骨無人收」

……

尤  
(低聲飲泣)……

「月兒彎彎照九州

幾家歡樂幾家愁

幾家夫妻團圓鼓

幾家流落在外頭」

……

尤 (泣不可仰) ……

〔歌聲斷續過去。〕

秦 (無所感地茫然木然) ……

尤 (突發) 不，不能死！你，其年，活，我們要活！

秦 活，活着，一個罪犯，一個良心受着裁判的人，活着跟死了一樣，沒有分別！活着比死了更受罪，更難受！

尤 不，其年，你不能死，別去自首！你：你想想，你再想想呀！你就不管我，也可憐可憐媽吧！這麼老了，幾萬里路程，拼老命趕了來，爲了你呀！她說，死也要跟你死在一塊兒的！現在，你，她老人家還在醫院里……叫她怎麼活呵！

秦 她知道我，她的兒子，這樣的兒子：

尤 年，有別的法子麼？想法子救救你自己！

秦 什麼法子？除了死：



尤 一個人，不應該救他自己麼？活，活下去，活着懺悔，贖罪！

秦 罪，贖不了的！

尤 不是放下屠刀，可以立地成佛麼？

秦 那是騙自己，騙別人的話！

尤 我們可以吃苦！終身吃苦。把錢省下來，積蓄起來，捐給國家！那就等於……

秦 國家不會接受一個罪犯的錢的。那是污辱了國家！

尤 那我們做慈善事業！人家說，慈善機關是接收良心的地方！

秦 對於死人呢？對於這個被害了的好人！

尤 他們已經死了！

秦 死人會原諒，會寬恕麼？

尤 呵，其年，我想到了。我們可以在小孩子身上贖罪！

秦 毛毛？

尤 我們養他，好好兒撫養他！讓他長大成人！

秦 對，在他身上贖罪！不過，這可以麼？芬！

尤 當然可以的！

秦 毛毛！（眼中放出一種希望的光輝）你救了我！

尤 你明白了？

秦 唔！

尤 想通了？

秦 唔。

尤 別胡塗，別煩惱，也別苦痛了！

秦 讓我好好兒，重新做人吧！

尤 做一個好人！

秦 芬，你救了我！（充滿復活了的安全）毛毛呢？

尤 他在大門口玩兒呢！

秦 叫他來，去帶他進來！

尤 呵。（走）

秦 沒有了父母的小孩：

尤 他以後是我們的孩子，我們自己的小孩了！

秦 他肯麼？他會願意麼？

尤 我先去領他進來。（走）

秦 不，芬！不能，不可能！

尤 怎麼？

秦 將來長大了，他會恨我，會恨死我，會殺了我的！

尤 爲什麼呢？

秦 報仇呀！替他父母報仇！

尤 不，他不會知道的。

秦 瞞得住麼？這種事情：

尤 我們從小就待他好。他長大了，也會對我們好的。

秦 可是：（長嘆）

尤 其年，你又胡塗了，你又想到那里去了？

秦 慢慢，讓我安靜一下，再想想看，仔細想想！

尤 ；（擔心地看着他）

尤 （許良領着毛毛進來了）

尤 毛毛！

尤 阿姨！（抱着他那玩具）

尤 來，阿姨疼你，喜歡你，再買很多很好玩的玩具，給你玩！好不好！

毛 不，許叔叔說，帶我去，帶我去找我爸爸！（親切地貼着許良）我要爸爸！

〔夫婦二人苦痛地對看。〕

〔其年如受刀刺。〕

許 毛毛！（說不出的難受地端詳孩子）

〔夫婦二人相互看，再看看毛毛，又看看許良。

許隊長，毛毛，我想，我想毛毛：（說不下去）

許毛毛怎麼樣？

秦 呃，這孩子，我想：（又說不下去）

許 唔？

尤 許先生，其年，他方才跟我商量過：我想，唔，我們想，把毛毛留下來。

許 留下來，把他交給你們？

尤 對了。

許 不，這是死者的遺囑。他媽臨死之前托給我的。

尤 許先生在政工隊做事不是？

許 對了。

尤 許先生一個男人，帶着這樣的孩子，方便麼？

許 我們隊上有女同志的。

尤 許先生的隊伍，不是常常移動，到東到西做工作麼，那末，毛毛，他，這麼小：

許 我們演劇的時候，也有小孩子小演員的。

尤 許先生，我們真想把他留下來，那是一片好心，養大一點，再過幾年，你要是要

領去，也是一樣。我們是爲了孩子，也爲了我們是何先生的同事，隣居，又是好

朋友！

許 謝謝你，謝謝你們。不過，我是受人之託，忠人之事。所謂爲人謀而忠。我應該盡我的心力，撫養他的。

尤 許先生要是不放心，可以常常來看看他，也就有了照顧。

許 不，大家有工作，有職務在身上。這年頭，交通這樣困難，彼此也有很多不便。再說：他們兩位：就留下這條根，祇有這一個遺孤了。在我的責任上，我應該自己盡到心。要是萬一有什麼意外，那就，那就很難說了！我何以對死者呢？

尤 許先生：（看丈夫）

秦 （失望之極）唉！完了！

許 這裏面的事情，我方才來的時候，順便已經報告保甲長了。保長說：要等警察來，會同保甲長查驗一下，看是不是自殺？報上去，登記過了，才能動，才可以辦理後事。棺木這些，我已經托甲長在代辦了。一會兒，還得請秦太太幫幫忙。

尤 （點頭）是的。

（許良入內去）

（毛毛跟入）

尤 （追着叫）毛毛！（毛毛已經進去了）

秦 完了，沒有希望了！（又入於變態狀態）

尤年！

秦 贖罪！連贖罪的機會，最後的一個希望也得不到了！

尤 （着急，止之）其年！噓！

秦 ；（自言自語，低沉地）天，饒了我！給我贖贖罪吧！

許 （剛剛出來到門口）怎麼了，秦先生？

尤 他，他胡說；他有毛病！

許 什麼病？（大步走出，到他面前）秦先生！舉手想去摸他！發燒了

秦 （駭極神經又錯亂）象謙，呵，何祕書，饒了我，我懺悔了！

尤 其年！

許 唔！

秦 象謙，我不是存心害你呀！我當時急了，一時胡塗！

許 呵，真是你幹的，你良心發現，懺悔了！（緊張，急拔出手槍）請你別動！

尤 許先生，他是病，神經病！（哭）其年！

許 怎麼回事？說！（用槍對着他的鼻子）

秦 呀……警察！好，你開槍，打死我吧！免得痛苦，受罪！

尤 其年！（昏倒）

〔門外脚步聲。〕

許 正好，保甲長同警察來了！

〔警察等出現。〕

尤 ……（哭聲）

——幕——

一九四四年五月

版權所有★不准翻印

心 獄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三月再版

定價每本國幣 元

著 者 于 伶

發 行 人 方 岩

發 行 者 美 學 出 版 社

重慶 九尺坎鐵板街第六號本社

上海北四川路北仁智里六六四號

印 刷 者 上 海 洪 興 印 刷 所



## 未林出版社參加合作組織啓事

逕啓者查敝社自抗戰期間成立以來，抱辛勤墾殖精神，爲「抗戰文化」及讀者需要不斷努力，凡所出版，莫非精刊慎選，蜚聲一時。現因適應時代需要及發揮忠誠之「服務」精神起見，特與美學出版社洽訂合作經營辦法。自即日起，敝社自動取消原用「未林」之社名，並將全部刊物版權及人力、物力歸併「合作」組織集中使用。合作組織仍用「美學出版社」名稱。此項措施，純在節約平行使用之力量，俾克剏造更高效率及共同之前途。區區微忱，敬維公鑒！

未林出版社謹啓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一月一日

855·9

111-79

